



飛行員的故事－霞浦空戰

王立楨

提 要

本文是摘自「飛行員的故事」第一集，該書係王立楨先生走訪多位飛行員之後，於民國94年出版，書中故事並不是講述軍中高階長官，而是一般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所遇到的狀況。王立楨先生是覺得那些故事如果不記載下來的話，多年之後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曾經為國人做了一些什麼，所以他到目前已經出版了四本「飛行員的故事」，記載了五十餘位飛行員的故事，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民國44年7月4日下午，台南空軍基地的游泳池邊正有一大堆人在烤肉，游泳及玩耍，那天因為正好是美國的獨立建國紀念日，所以基地裡的美軍顧問們邀請了許多美籍友人們到基地裡一同慶祝。大杯的啤酒，大塊的烤肉，再加上震耳的熱門音樂，讓這個傳統的美國節日給南台灣安靜的夏日午後帶來了許多生氣。

抗日戰爭救盟友 大隊長領隊出巡

機場另一邊的大隊作戰室裡卻是另一番氣氛，作戰官正站在掛在牆上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大地圖前向四個飛行員作任務提示，那天的任務是例行的三區¹巡邏任務，但是不尋常的是那天的領隊是大隊長本人。

臧錫蘭大隊長在抗戰時期就是個勇敢善

戰的飛行員，然而他在空軍中的傳奇卻不是在他的輝煌戰績，而是他曾在一場戰役中成功的解救了一位來華助戰的美軍，而那位被救的美軍就是在二次大戰後成為諾司羅普飛機公司副總裁的艾利生先生。當時艾利生還只是美軍駐華十四航空隊的一位中校。在一場攔截日軍的任務中艾利生中校被一架日軍的零式機咬住，他用盡了所有在軍隊中所學到的絕活及經驗中所體驗到的絕招都無法將那架零式機甩掉，飛在四川梁山附近的群山中，眼看著所有可用的速度及高度都在幾分鐘的纏鬥中用盡，看著翼下陌生國度的重山峻嶺，想起了遠在美國的家人，而尾部的那架零式機卻又準備進入另一波的攻擊行動，艾利生中校在座艙中絕望的低下頭準備接受日機的最後致命攻擊，然而幾秒鐘之後那等待中的攻擊卻沒有來到，他抬頭往後一看，

1 中華民國國防部將大陸沿海由上海開始至東沙群島止，每隔一段距離劃為一區，3區正好是台灣對面的沿海地區。

卻見到那架零式機被一架不知何時由雲中鑽出的P-40咬住了尾巴，為了逃命那架零式機不得不放棄眼前垂手可得的獵物，而開始像艾利生一樣的貼地飛行，希望能藉著地形的掩護來躲過後面的狩獵者。艾利生趁著那個難得的機會將飛機油門推滿，先將失去的速度補回，然後將駕駛桿輕輕拉回將飛機由樹梢的高度帶起，在爬高的時候艾利生沒忘記仔細的看清楚了那一架在他最危急的時候由天而降的救星，並將那架飛機的機號記住，對他來說那真是上帝所派遣前來拯救他的天使。

當天在回到基地之後，艾利生中校由中華民國空軍4大隊大隊長張光蘊中校處得知那架前來解救他的P-40是由23中隊的臧錫蘭中尉所駕駛的，從那時起臧錫蘭與艾利生就成了莫逆之交，即使在戰後艾利生歸國從商之後他倆還一直保持著連絡。

臧錫蘭除了在抗戰期間有擊落多架日機的紀錄，在剿共期間也曾立下顯赫的戰功，撤退到台灣之後，更因優良的飛行技術而被挑選為第一批接收噴射機的飛行員之一，在第一大隊噴射機完訓時還被選為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個噴射機大隊的大隊長。也正是這個原因使他在當了大隊長之後還經常親自帶隊執行大陸沿海的偵巡任務。

7月4日那天的任務雖然是例行的偵巡任務，但是在作任務提示時作戰官卻特別交待要他們注意中共方面在四霜、霞浦沿海一帶的船艦活動情形，同時也提醒他們中共在沿海的防空火力比前幾個月有顯著的增加，而且中共米格十五型噴射戰鬥機也有在四霜附

近出現的情形，所以在作戰官作完提示後臧大隊長也再度的向其他的三位飛行員強調一些再與敵機遭遇後該注意的事項。

當天任務的其他三位組員是：二號機劉蘇鐘中尉，三號機羅化平上尉，四號機呂廷文中尉，這幾位僚機除了羅化平上尉在剿共時有過一些實戰經驗，另外兩位中尉都是空軍官校撤退到台灣之後才畢業的後起之秀，沒有任何在戰場上的經驗，但是他們的飛行技術卻都是有相當的水準，他們三位後來都成為雷虎特技小組的組員。

下午3點55分，四架F-84G雷霆式戰鬥機依序進入台南基地的36號跑道，在得到塔台的許可後，一號機及二號機推滿油門讓J-35五千多磅的推力將兩架飛機快速的在跑道上推進著，幾秒鐘之後飛機機翼的上下壓差就已超過飛機的重量，在強大的浮力及推力下飛機開始昂首爬高。劉蘇鐘中尉在爬高時看到了在游泳池旁嬉樂的人群，不禁想到回來之後還可以到游泳池旁去熱鬧一番。

四架飛機在起飛之後繼續向北爬昇，當高度表的指針指到三千呎時臧錫蘭將機頭轉向330度向平潭島方向前進，並繼續爬高，當天海峽上空一片晴朗，海面上的點點漁帆清晰可見。

為了能清楚的辨認海面的敵艦，臧錫蘭將編隊的高度設在七千英呎，這樣的高度既可以辨認海面的船艦同時也不致於太費油。

「Zilan Flight, weapon hot!」當飛機飛過海峽中線之後，臧錫蘭在無線電中下命將飛機的武器電門開啟，同時蹬下左右舵來通知僚機散開變成戰鬥流動隊形，現在是劍已出



鞘隨時都可以攻擊或自衛了。

平潭島在翼下靜靜的通過，四周並沒有任何敵人船艦的蹤跡，臧錫蘭向戰管報告過之後繼續帶隊保持330度的航向前進，大陸的海岸線那時已在視野中出現。

就在四架飛機即將抵達大陸海岸上空時，飛機四周出現了一些零散的黑煙，而飛機也開始在空氣波動下開始震抖，那是中共佈在海岸線上的防炮部隊對臧錫蘭這批不速之客的見面禮。為了減少地面防空砲火對飛機的威脅，臧錫蘭開始爬高，他將編隊帶到八千五百呎的空層。

就在那時飛在臧錫蘭右翼的羅化平上尉突然覺得後視鏡中有一陣閃光，他機警的回頭望了一下，果真不出他所料的：四架米格十五型戰鬥機正由正後方向他們快速的接近之中。

「Boggy! 6 o'clock high! Break left!(敵機！正後方高！左轉！)」羅化平按下通話電鈕向友機們報警，並猛然向左壓桿將飛機向左轉去，就在那時敵機的長機對著他開槍了，曳光彈在飛機座艙的周圍呼嘯著射過。

眼看著曳光彈就在飛機周圍通過，羅化平下意識的加強了帶桿的力量，並將副油箱甩去，在6個G的強大的壓力下頭盔在瞬間就變成超過十公斤的贅物由頭頂上直往脖子上壓去，羅化平奮力的挺直身子並在極困難的姿態下扭頭查看敵機的動態，因為他知道只要自己保持在敵機的內圈，敵機的子彈就不會打到自己。

四號機呂廷文中尉在聽見羅化平上尉的緊急呼叫後，來不急回頭查看就隨著羅化

平開始向左猛轉，在急轉的當兒他也見到了敵機所發射的曳光彈就在他飛機附近劃空而過，他在情急之下反桿反舵，將飛機由向左急轉的狀況下改出並向右轉去。

羅化平在急轉的情形下由眼角餘光看見四號機突然開始反轉。

「唉呀！不好！」羅化平在心中暗叫。因為反轉時不但著彈面加大，更給飛在外圈的敵機一個大好的攻擊機會。

果然，呂廷文在反轉的過程中只聽見右翼上傳來一陣響聲，翼面蒙皮上瞬間多了幾個拳頭般大小的洞，飛機也開始輕微的抖動。

「Zilan Lead, 這是Zilan四號，飛機右翼中彈！」

中彈後，呂廷文心中更加緊張，他順勢將駕駛桿再向右壓了一下將飛機整個扣了過去並開始向下俯衝。

羅化平在轉了一百八十度之後發現尾隨自己的敵機已經改變目標朝著呂廷文的四號機衝去，而那時他已飛到那架敵機八點鐘方位的上方，於是他繼續左轉並開始對著敵機衝去。

F-84G

臧錫蘭在第一次聽見羅化平的報警之後就帶著二號機劉蘇鐘開始向左急轉，等到他轉過一圈時正好看見敵機追著呂廷文的四號機向下衝去，於是他趕緊帶著二號機也隨著那架敵機衝了下去，就在那時他看見了羅化平的飛機飛在他的前下方也正在追著那架敵機。

臧錫蘭跟在羅化平的後面俯衝的時候也沒忘記觀察四周的空域，最早看到的敵機是四架，但是目前只看見前面在追呂廷文的兩架敵機，另外兩架敵機到那裡去了？

F-84G的速度本來是比不上米格十五的，但是因為羅化平是由外圈切入尾追呂廷文的那架米格十五的內圈，所以他很快的將兩架飛機的距離拉到一千呎五百呎左右，並將那架米格機放入瞄準鏡的光圈，按下機槍電門後六條火鞭立即由機首處對著那架米格機掃去，然而那架米格機卻像沒有任何感覺似的沒有放鬆對呂廷文的追擊，羅化平將機槍板機鬆開了片刻，並加強了右臂帶桿的力量，將機槍的前置量提高，然後再度扣下板機，這回機槍的子彈大概引起了那架米格機的注意，因為他一個急轉立刻就在羅化平的視野裡消失了。

雖然那架敵機已經消失，但是羅化平卻不敢放鬆緊張的情緒，因為經驗告訴他敵機絕不會就此離去，他將飛機機頭拉高，想先佔取高位，這樣一來可以在高處搜索敵機，再來也因為高度是隨時可以轉換成速度的位能，這在空戰中是相當重要的。

就在羅化平爬高的時候，臧錫蘭大隊長也帶著二號機趕到呂廷文的附近，驚魂甫定的呂廷文在大隊長的指示下很快的對飛機的各個系統作了一個檢視，他發現飛機除了右翼中彈之外，其餘的系統都還算正常，呂廷文向大隊長報告過狀況後，臧大隊長決定由羅化平墊後掩護，而由一，二號機掩護四號機返航。

羅化平剛在一萬呎左右改平就看見了三

架米格十五在同一高度向他快速的接近著，似乎想再度的向這架單機奇襲，羅化平奈住性子，裝成毫不知情的樣子保持方向與高度繼續前飛，心想如果能以自己單機纏住這三架敵機的話，其餘的幾架飛機該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回到台灣本島。

在敵機接近到三千呎左右時，羅化平一個向左急壓桿猛蹬舵，將飛機帶進一個高G左轉，飛機在大G的情況下高度開始喪失，三架敵機在倉忙中紛紛跟著左轉想將這落單的F-84G緊緊抓住，然而一來轉彎的時機已晚，再來也因為那幾架米格十五當時的速度也比羅化平大，所以一開始轉彎就落在羅化平的外圈，尤其是其中一架單機的米格十五更是遠遠的落在更外圈。

羅化平在座艙中忍著高G的壓力，奮力的抬著頭往後監視著追擊中的三架敵機，突然間他注意到了在他以幾近垂直的角度轉了大半圈之後，他竟然已經轉到那架落單敵機的左後方了，並有繼續接近的情形。

那架落單的米格機大概也在那時發現羅化平竟已轉到他的左後方，一時情急之下竟也開始反轉，這一來羅化平馬上跟著轉了過去，想趁機將那架敵機咬住。然而就在他反轉的時候，他也發現跟著他的另兩架敵機也開始反轉，為了不讓敵機有瞄準攻擊的機會，羅化平不得不再加強轉彎的G力，這麼一來在他前面的那架敵機就在他的視野中消失。

經過幾次大G轉彎的動作之後，幾架互相追逐的飛機已經低到離海面只有一千餘呎的高度，那架單機的米格十五不知什麼時候



又回到現場，在另外兩架敵機的掩護下在羅化平的左後上方處佔位，開始對他展開另一波的攻擊行動。

羅化平在敵眾我寡的情形下，決定以低空特技來與敵機周旋，他先將飛機向左上方斜斜的拉起，在敵機跟著帶起機頭之際他卻將飛機帶過頂點之後繼續帶桿讓飛機作了一個斜筋斗，尾隨的幾架敵機在低空卻又不敢跟著作筋斗，所以不得不左右散開，等轉過一圈過來之後再對著羅化平的飛機衝去想繼續對他攻擊，然而羅化平卻適時的將飛機又帶進一個低空小轉彎，這使幾架敵機又失去了一個攻擊機會。

雖然敵機沒有攻擊的機會，相對的羅化平始終也找不到機會對敵機開槍。他在與多架敵機周旋的時候，頭腦卻還是很清醒的在盤算著那些動作雖然魯莽但是可行的，那些動作是在低空使不上的。每隔一段時間他也會去看一下油量表，去了解一下飛機還有多少留空時間，因為噴射機在低空是相當費油的，尤其是在纏鬥的狀況下。

羅化平在纏鬥的當兒也發現敵機飛行員們的技術其實並不高明，因為在低空的幾次交手過程中敵機始終只做大角度的平飛轉彎，他判斷頂多只有一個半G左右，如果這不是飛機性能上的缺失話，那麼那些飛行員的素質就不值得我方擔心了。

三架敵機在低空與羅化平纏鬥了幾分鐘之後，大概也感覺到光憑他們在數量上的優勢並不能夠補足技術上的不足，所以在第三

次攻擊行動失敗之後就拉起機頭向左脫離往內陸飛去。羅化平在目視敵機脫離之後，又轉了幾圈來確定附近已無任何敵機之後，也拉起機頭對著台灣方向飛去，那時他的油量已經不足一千磅了。

羅化平將飛機爬到兩萬呎之後將油門收到慢車的位置，然後對著桃園基地飄降，因為他知道他的燃油已經不夠讓他回到原基地台南了。他當時並不知道當臧錫蘭大隊長在掩護呂廷文回飛時，為了讓受傷的飛機儘早落地，也決定不回台南，轉降較近的桃園基地。

那次空戰是中華民國空軍換裝噴射機之後第一次與米格機的遭遇戰，雖然敵我雙方都沒有傷亡，但是我方卻由這次空戰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米格機的速度及爬昇性能都要比我方的F-84G要強的多，但是敵機飛行員也許因為經驗不夠，所以無法將敵機的性能完全發揮。在這種情況下空軍更開始加強飛行人員的纏鬥訓練，以期望能以優越的技術來彌補飛機在性能上的缺憾，這個努力竟在短期間內就看到了效果。三個月之後在十月十五日，孫嗣文在南麊山擊落了一架米格十五敵機。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